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楊素雯

陸生仲敏，吳人，世居常熟虞山下。家有小園，依山疊石，因澗鑿池，林木蓊鬱，花竹清綺。生幼失怙恃，寡孀撫之成立。娶於世族，未一年，遽賦悼亡。生亦不甚措意。生平淡於榮利，不求仕進。早歲入邑庠，即棄帖括。性好讀書，奇編秘帙，不憚以重價購置，所藏數萬卷，俱校精審可傳，一時藏書之名，與昭文張金吾。聞杭郡某宦家有異書，其子孫式微，將貶價斥售，並慕西湖山水名勝，欣然買棹往，寓於孤山寺旁古館中，左即張氏梅花嶼，右即水仙祠也。四週繚以短垣，藤蔓糾結。牆外古樹參差，蔚然深秀。生所居紙窗竹榻，雅潔異常，意願頗愜，擬久住為消夏計。每於誦讀之暇，或騎驢，或泛舟，隨興所至，遊覽於六橋三竺間。一日飯後，就近散步。見一女郎躑躅樹下，欲行又卻，旋復拂石藉帕而坐，手撫其足，一若楚痛不能步履者。生行近視之，則容光靡豔，丰韻娟秀，非尋常閨閣姝也。生從未見此麗質，不覺魂銷心醉。便欲與語，惟恐唐突，因呼童取竹椅至，長揖謂之曰：「石涼且濕，盍就此少憩？」女強起，檢衽答禮，頰暈紅潮，赧然不能啟口，久之，但囁嚅道一謝字而已。顧日影銜山，月痕映樹，猶不言去。生乃詢女家何處。女曰：「家在湧金門內。頃與東鄰數姊妹結伴同來，蕩槳前湖，至此繫纜偕登。途中見一白兔突起草間，逐之數匝，遂與女伴相失。渠等想已解維去矣。余足纖弱不能行，奈何？」生曰：「敝寓距此咫尺，若不嫌褻，暫宿一宵，何如？」女曰：「寓中尚有何人？」生曰：「惟一僕僮供驅使，此外無人。」女曰：「遇等水萍，嫌同瓜李，孤男寡女，便爾棲宿，何以歸告父母？」生曰：「托言在戚串家，何害？」女意似可，謂生曰：「且就爾居，再定行止。然須仗君力扶。」生乃攜女手而行，柔荑滑膩，指如削葱。生淫情蕩漾，幾不自持。既抵生齋，女即斜臥於牀，曰：「今日憊甚矣，乞賜瓊漿，以慰渴吻。」生命滄普洱茶以進。女飲而甘之，曰：「此味絕勝龍井，胸膈為之一快。」

須臾，月上窗櫺，花影零亂，煮酒既溫，舉杯相屬，生曰：「有倉猝客，無咄嗟筵，山肴野，不足供下箸，若之何？」女笑曰：「君雖客氣，亦未免太俗矣。此正儒家風味也。」見案頭有玉溪生詩，評泊殆，因問生曰：「此君手筆耶？」生曰：「然。」女曰：「然則我兩人固有同嗜也。請即以詩中語為射覆。」生曰：「諾。」女機警敏捷，生往往為所窘，飲無算爵。女量甚豪，輒代生罰。酒罷宵闌，女謂生曰：「君可被宿齋外，讓女元龍高臥何如？」生曰：「自然開並蒂花，結連理枝，同衾合枕，為一對野鴛鴦也。」女曰：「可疏《藥轉》一詩，然後許汝。」生援筆索紙，頃刻立就。女覽之，笑曰：「此非急就章，直宿耳。」生不俟女命，解衣登榻，女宛轉隨人，歡愛臻至。

天明，女即欲別去。生詢其居止姓氏，不答，但曰：「勿泄於人，自可常至。」生請訂期。曰：「乘間即來。設或乖約，君望徒勞，儂心更戚。」執手婉戀，淚皆瑩然。女令生送至湖邊，適垂楊下維一舴艋，與女相識。女呼之來前，竟登焉，載女至煙波深處，倏爾不見。生四顧踟躕，悵然若有所失。

自此枕簟間恒有異香，經月不散。生冀女重至，久之杳如。常乘一舸，溯洄湧金門左右，庶幾一遇。時正七夕，雙星渡河。薄暮瞥見一舟，容與中流，女在其上，翁媪端坐於中，旁侍雛鬟三四人。生見女欲呼，女急揮扇遙止之。生會其意。行稍近，但以眉目流盼送情而已。生令舟人尾之而行。既至湧金城外，女全家捨舟登岸，生亦從之；入城，生亦入。轉瞬抵一甲第，翁媪偕眾女子魚貫並進，雙扉遽闔。生徘徊門外，蹀躞往來。欲詢之左右鄰人，苦無相識，無從問訊。正躊躇間，忽一垂髫婢自側門出，向生曰：「子非陸郎乎？我家姑子喚汝入，但勿多言，主人若知，敗矣。」引生從曲巷中行，須臾至一園，樓台幽敞，花木蕭疏，逕甚曲折。迴廊既盡，乃渡小橋，河中多植白菡萏，開尚未謝，清香襲人。婢導生登八角亭，則女與向之三鬟皆在焉。几上陳設瓜果，燭影搖紅，香痕篆碧，翦紙所制各物，雕鏤精細，巧奪天工。女見生至，執手欣慰，使與諸女郎相見：著紫羅衫，曳碧裙，頰身玉立，姿致娉婷者，為纖纖；服紅綉半臂，兩頰泛潮霞，雙眸凝秋水者，為娟娟；發猶覆額，窄袖散，翹繡如結錐，膚白於雪，眼明於波者，為翠翠。生一一與之問答。三女容色嬌妙，詞語清雋，皆非塵世中人。生如入群仙隊裡，心旌搖搖，不能自主。女曰：「今夕之會，殆是天緣，各作一詞以寫景物。」生曰：「善。」於是各給紙筆，拈韻牌，揀詞調，各自思。女詞先成。生視之，云：

捲簾一笑，侍兒傳說秋期到。

瓣香尊酒安排早，碧落銀潢，今夜新涼悄。

何須乞盡人間巧，何須乞福縈塵抱，

何須更乞才華好，只乞有情眷屬都偕老。

生讀甫竟，嘖嘖贊曰：「女學士畢竟射離手。末句即為我兩人佳讖矣。」纖纖詞亦就，女為代吟，云：

乍警秋心，未諳離緒，針樓倦繡招鄰女。

巧珠藏盒暗沈吟，乞他結就同心縷。

耿耿星河，冷冷風露，香團百和金爐炷。

深情脈脈祝天孫，怕教同伴聞私語。

女曰：「纖姊吐屬畢竟不凡，深心人別有懷抱也。」生回視二女，或憑闌低調，或望月曼吟，搜索殊苦。因謂女曰：「佳景當前，正宜情話，乃必強人以難事，卿亦惡作劇哉。請除此令。」女曰：「小妮子猶可恕，豈汝秀才家亦曳白哉？」生曰：「余腹稿已成，寫出就女學士評何如？」生詞云：

纖雲如織，明河如滴。

悵佳期誤卻前期，算來今夕何夕。

這誰家院落，無端又，璧盒銀盤競陳設。

私忱暗祝，花下久立。綉衣薄，露華濕。

休羨雙星，天生就，聰明福慧，紛紛向伊乞。

舊聘錢，負了終須直；舊情人，見耶終須別。

待經年，一度相逢，滿腔離緒恁說。曉烏啼急。

況儂是，夢也全無淚空拭！

便再到那畫樓畔，覓薺澤，

事已非，時已易。

剩金針彩線團作繭，

總比不得心頭結！

女拍生肩曰：「妙得雙關，道得出個中心事。」於是綺筵已設，遂各入座。諸女郎酒量俱豪，無不滿浮大白。女曰：「若此可稱顛飲，易入醉鄉。不如擊鼓催花。」咸曰：「妙。」既畢，繼以拇戰，釧動觴飛，酒至立盡。嗣又射覆藏，備極其樂。生醉甚，伏几而寐。諸女郎亦玉山頹倒。纖纖藉地跌坐，枕生股沈沈睡去。

天明，生覺涼露侵衣，細荊刺鼻，開眸微視，則第宅全無，亭台盡失，乃偃臥於荒塚上。大驚起立，則正中一巨墳，餘四五小塚，其一石碑猶存，剔苔細認，為「楊素雯女史墓」。生知為遇鬼，踉蹌而歸。越二□餘年，家日落，藏書大半散佚，館於李吳氏。復值七夕，忽夢前女子至曰：「君憶素雯乎？地下亦殊樂，何必久戀人間也？」生方欲有言，聞鄰犬吠聲，遂寤。因填《鵲橋

仙》詞一闋以寄意云：

予懷渺渺，予情惘惘，秋到蘭闥寂寂。
傷心潘鬢已蕭蕭，最怕是年年此夕。
尋盟何處，招魂何地，瓜果芳筵空設。
人間天上兩茫茫，正淒絕生離死別。
後旬日，無疾而逝。